

Annual Report of
Oversea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年度报告

2012



■ 武汉大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研究中心 组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Annual Report of
Oversea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年度报告 2012



■ 武汉大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研究中心 组编

■ 李 健 主编

2012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2012/武汉大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研究中心组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307-10767-0

I. 海… II. 武… III. 社会科学—研究报告—世界—2012
IV. C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0385 号

责任编辑：张 欣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睿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68.5 字数：984 千字 插页：2

版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0767-0 定价：98.00 元

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 2012

编 委 会

主任：李 健

副主任：骆郁廷

委员(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 | | | | | |
|-----|-----|-----|-----|-----|-----|
| 白晓燕 | 陈世香 | 陈水云 | 程 芸 | 刁 莉 | 范如国 |
| 方 卿 | 冯 果 | 郭明磊 | 胡 方 | 黄德明 | 江 春 |
| 姜星莉 | 蒋小翼 | 金筱萍 | 康均心 | 柯 坚 | 匡增军 |
| 李佃来 | 李 松 | 李 卓 | 刘穷志 | 刘 杉 | 马淑杰 |
| 潘 敏 | 任 放 | 孙 晋 | 申万里 | 沈壮海 | 石超明 |
| 宋朝阳 | 王 建 | 吴先明 | 余玉苗 | 张昌平 | 张春妹 |
| 周长城 | 周 翔 | 庄子银 | 邹 薇 | | |

目 录

| | |
|-----------------------------|---------------|
| 创新、模仿和经济增长理论前沿 | 庄子银 (1) |
| 海外经济学前沿理论追踪 (2011) | |
| ——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新进展 | |
| 邹 薇 吕 娜 (79) | |
| 全球化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研究进展 | 刘穷志 (151) |
| 东欧俄罗斯经济转轨经济思想总结 | 刁 莉 (163) |
| 基于 Agent 的计算经济学及其发展 | 范如国 (175) |
| 日本企业制度与企业制度改革研究前沿 | 胡 方 (215) |
| 新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理论研究前沿 | 吴先明 (232) |
| 主题、方法与进展 | |
| ——海外全球卫生研究前沿问题追踪 | |
| 石超明 赵丽明 花云涛 廖 婷 (290) | |
|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国外理论文献综述 | 江 春 (320) |
| 公司金融理论前沿追踪 (2011) | |
| ——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前沿 | 潘 敏 朱迪星 (353) |
| 国际储备理论研究动态 | 白晓燕 (396) |
| 独立审计投资者权益保护功能的研究进展 | |
| 余玉苗 王宇生 (437) | |

| | |
|--|-------------------|
| 国际原油期货投机性交易与国际油价波动研究 ——基于符号约束 VAR 模型实证分析..... | 李 卓 张 茜 (462) |
| 企业纵向合并的反垄断法问题初探 | 孙 晋 (485) |
| 欧美金融法前沿问题追踪 | 冯 果 李安安 (502) |
| 可持续发展战略 | |
| ——环境法理念、原则与制度的展开与检视 | 柯 坚 (548) |
| 气候变化所致跨界损害赔偿责任法律问题海外研究 | |
| 成果追踪报告 | 蒋小翼 (578) |
| 2011 年西方武装冲突法研究前沿追踪 | 黄德明 朱 路 (609) |
| 海外体育竞技冲突法律解决机制研究前沿追踪 | |
| | 康均心 邹江江 雷雨田 (650) |
| 俄罗斯的外大陆架问题跟踪研究 | 匡增军 (690) |
| 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与现实 | |
| ——美国马克思主义追踪 | 李佃来 (713) |
| 国外行政价值研究进展与现状综述 | 陈世香 (742) |
| 美国学界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应用研究探析 | 金筱萍 (757) |
| 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动态研究 | 周长城 刘红霞 (770) |
| 自主性的研究综述及展望 | 张春妹 (789) |
| 海外文化研究前沿问题述评 | 卢 煜 李 松 (815) |
| 海外国际传播研究范式、议题与进展 | 周 翔 赵 伟 (839) |
| 2010 年度数字出版研究综述 | 方 卿 徐丽芳 丛 挺 (901) |
| 北美地区中国文学性别研究述评 | |
| | 陈水云 王翼飞 吴妮妮 (934) |
| 英语学界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新动向 (2007—2011) | |
| | 程 芸 (977) |
| 海外学者对早商时期青铜器的研究 | 张昌平 (1008) |
| 美国的蒙元史研究 | 申万里 (1019) |
| 英语世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2011 年) | 任 放 (1031) |
| 目前西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学科危机 | 刘 杉 (1053) |

创新、模仿和经济增长理论前沿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庄子银

1 文献回顾：创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英国哲学家培根（1620）早在《新工具》中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古典经济学家关注于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非常重视知识和技术等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应用。亚当·斯密（Smith, 1776）在《国富论》中强调了专业化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次把工人技能的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并首次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者技能对个人收入和工资结构的影响。通过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分析，斯密把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条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从事劳动人数的多寡。而“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间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进一步地，斯密把分工、专业化和技术变化联系起来，指出：“用在今日分工最细密的各种制造业上的机械，有很大部分原是普通工人的发明。他们从事最单纯的操作，当然会去想发明比较简单的操作方法。”^②而且，社会分工使得一部分人专事思辨与推理，他们的任务不是制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5 页。

② 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10 页。

造什么，而是把许多看似完全没有关系的物力结合起来，甚至它们内部也形成像产业分工一样的业务分工，从而更好地增进知识积累，促进技术进步与发明。这一分析表明，斯密已经意识到现代意义的生产经验的累积、边干边学式的专业化知识积累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并表明技术变化是内在且持续的。这种内在的、持续的专业化知识和技术的积累，能带来递增收益，进而构成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在斯密之后，李嘉图（Ricardo, D., 1817）意识到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对递减收益的抑制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角度对创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①。马克思是首先把创新视为经济发展和竞争推动力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航行，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新的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他们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很遗憾，古典经济学家对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认识在后来的新古典著作中并没有被继承下来。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技术进步已交给了心理学家和工程师们去研究，而且经济学家提出的关于技术

^① 本部分的写作参考了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野》，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特此感谢。

发展问题的实质也有了极大的变化。强调积累和进步的做法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分析既定技术条件下的既定资源的配置。”^①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中也有一些例外。J. B. 克拉克（Clark, 1927）尽管看到技术进步也曾带来局部的和暂时的劳动力流离失所的痛苦，但他坚信，从全局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技术进步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克拉克甚至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劳动者的所有生产力都是过去岁月中技术进步的结果，而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工资阶层的未来就没有希望。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收入，它也如资本积累一样促使劳动力和资本的“向上”流动。作为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A. 马歇尔（Marshall, 1890）对知识和技术的论述很有启发意义。马歇尔认为，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而且强调把知识分成公众和私人财产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对物质的东西进行这种划分更为重要，并且这种重要性在不断增加。透过对人的健康、精力和技能重要经济意义的强调，马歇尔预见了我们今天讨论的人力资本问题。

在 20 世纪上半叶，熊彼特（Schumpeter, 1934）差不多是唯一继承和发扬古典经济学这一传统的经济学家，他关于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思想对后来的经济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以“创新经济学”为核心的“熊彼特学派”或者“新熊彼特学派”（Nelson and Winter, 1977, 1982; Rosenberg, 1976, 1982）。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是一个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内生动态过程。熊彼特指出：“确立并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转的根本动力源自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这个过程）不断地使经济结构从内部发生革命，不断地摧毁旧的经济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的经济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② 熊彼特的这一创造性破坏思想成为“熊彼特

^①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 4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67 页。

^② Schumpeter, J. ,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 p. 83.

式”内生创新增长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Segerstrom, P. and Anant, T. and Dinopoulos, E., 1990; Aghion, P., and Howitt, P., 1992）。他认为，我们应当“仅仅把经济生活中不是外部强加给它的，而是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理解为“经济发展”^①。主要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实现新的组合”，而且在竞争中，“新的组合意味竞争性地消灭旧的组合”。实现新组合的是企业家，他把“生产资源引入新的渠道”，从而可以获得企业家利润。在这里熊彼特首次把创新（实现新的组合）与企业家谋求利润的市场行为联系起来，为内生技术创新理论奠定了基础（Romer, P., 1986, 1990）。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或者“实现新的组合”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者是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它可以在有关的制造业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验的方法，也可以是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产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不管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比如形成一种垄断地位，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地位^②。

熊彼特强调，只有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实现者或新组合的执行者才是企业家。什么人才是企业家呢？熊彼特（1934）对此有精彩的描述：（1）企业家存有一种追寻私人王国（或王朝）的梦想与意志。（2）企业家存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们求取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3）企业家存有创造的快乐，施展个人能力和智谋的快乐，获取成功的快乐。这似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动机，但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因素在企业家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他们乐于寻求困难和挑战，追求变化和创新，以冒险为乐事。正是这些企业家率先开拓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从事创新，经济发展才得以实现。此外，熊彼特关于垄断、寡头市场与创新，以及大规模企业创新优势的思想

①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70 页。

②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73~74 页。

想也值得关注，它们大大推动了现代关于市场结构与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

继熊彼特之后，艾林·杨（Young, A., 1928）把斯密对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思想大大推进了一步。斯密（Smith, A., 1776）在被人们称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斯密定理中最早提出了关于收益递增的洞见，这一命题被美国经济学家艾林·杨（Young, A., 1928）被誉为“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概括”^①。1928年，艾林·杨在其经典文献《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以斯密定理为主题，在协调收益递增与竞争性均衡方面作了最为突出的尝试。其基本思想为：

（1）产业间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收益递增实现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杨强调，不断的产业分化曾经是并仍将是与生产增长相联系的典型的变化类型。随着产业间劳动分工的扩大，代表性企业与相应的产业一样，会丧失其身份和地位，它的内部经济被后续者分解为更高专业化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并且由新的经济所补充。这种分解是对产业最终产品市场增长所创造的新形势的调整，由此，产业间的劳动分工就形成一个递增收益的机制。因为这种变化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化的生产方式的优势，而且可以发挥并不依赖于生产性技术变化的某些自身的优势：首先，可以实行更高程度的管理专业化；其次，可以促进产业经营更合理的地理分布；再次，杨强调，产业间劳动分工的最大优势是可以更充实地实现资本化或迂回（roundabout）生产方式的经济。

（2）收益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并且现代形式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资本化的或以迂回的生产方式使用劳动的经济。

一般认为，斯密说明了分工会导致发明，即工人从事某专门化的日常操作会逐步发现完成同一结果的更好的方法。但杨指出，这忽视了分工的要点，分工是使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

^① Young,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December 1928.

单过程，且至少有某些过程会导致机器的使用，而机器的使用及间接生产过程的采用又导致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在初始生产要素和最终消费之间插入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工具、半成品、知识的专业化部门，使分工越来越深化的过程。但杨强调，资本化过程不但是投入的增加及技术的进步，而且是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

（3）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市场范围又取决于劳动分工。

一方面，劳动分工、产业的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是市场规模，但什么构成大市场？杨指出，市场概念是与贸易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性活动的总和，因此它也必须是某种平衡，即不同的生产活动必须是成比例的。正是根据这个广义的市场概念，杨把斯密定理译解为“劳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劳动分工”。但这不是同义反复，而是有深刻的经济含义。它意味着，不断战胜走向经济均衡力量的反作用，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更为普遍和根深蒂固。它不仅是来自外部的新的或偶然的因素，而且是作为产品生产方法永久性特征的因素，并且不断地变化。由此，变化（即劳动分工）就成为累积性的，并以累积的方式自我繁殖。

另一方面，市场规模取决于劳动分工。杨指出，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离开劳动分工的演进来谈市场供求是无助于研究收益递增的更广泛的方面。最简单的方法是，当交易商品是在收益递增条件下竞争性生产时，并且当每一商品的需求是有弹性时，可从研究商品的相互需求（reciprocal demand）的运作来开始，因而某一产业的增长率是以其他产业的增长率为条件的。

杨关于收益递增、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关系的经典思想本应突破收益递减的均衡状态的禁锢，开创一门能使经济学家探讨收益递增的经济学，并为导致产量增加的长期经济增长留下余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杨的精辟文章之后，由于知识和技术进步导致的递增收益与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均衡分析的冲突，这种对知识和技术作用的强调最终被淹没。经济学界竟对这个问题长期保持沉默，并完全拜倒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脚下。直到 80 年代初罗默（Romer, 1986）重新发掘了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杨关于递增

收益的经典思想，并运用动态模式证明了“收益递增可能会导致无约束的增长，外部性可能会允许竞争性均衡存在”的观点之后，才重新激发了人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兴趣。

索罗（Solow, 1956）和斯旺（Swan, 1956）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式。因两个模式的经济含义一致，世人合称为索罗—斯旺模式。此后，大量的经济学家卷入对新古典增长模式的研究，如丹尼斯（Denison, 1962, 1967, 1974）、肯德里克（Kendrick, 1976）、卡斯（Cass）以及库普曼斯（Koopmans, 1965）等人从理论和实证方面，不断修正并扩展索罗—斯旺模式并使之日益精细化，在50—60年代形成蔚为大观的“新古典增长理论”（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大潮。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假定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工资率和资本—产出比将会趋同，由此，如果不存在外生的技术变化，经济就会收敛于一个人均水平不变的稳定状态。从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就会面临一个令人不快的结果：除非有正的人口增长率或外生给定的技术变化，否则一国经济就会进入零增长。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局面，索罗（Solow, 1957）引入了外生的技术变化。何谓技术进步，索罗指出，是“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变动的简称”，“经济的加速和减速、劳动力教育质量的改进、各种各样移动生产函数的因素都可归入‘技术变化’之中”。^①运用增长会计方法，索罗根据美国1909—1949年的统计数据发现，这期间美国的产出水平增长了一倍，其中只有12.5%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而87.5%的“增长剩余”都归因于技术变化。这一发现极富挑战性，批评了经济增长理论中对资本积累作用的过分重视，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思想。由此，如果引起技术进步的源泉被确定，则政府政策的内涵将是非常深远的。然而，人们又看到，在索罗—斯旺增长模式中，长期人均增长率完

^① Solow, R.,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ugust, 1957.

全依赖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而对什么是技术进步，以及技术进步的源泉一无所知，技术进步本身被假定为外生决定的、偶然的、不费成本的资源，因而，索罗—斯旺增长模式在引入外生技术变化后仍无法摆脱令人不满意的状况，索罗—斯旺增长模式被戏称为“解释一切却不能解释长期增长”^① 的模式。

为了避免这种“不愉快的结果”，许多经济学家作出了努力。1962 年阿罗（Arrow, 1962）发表了《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阿罗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的概念。首先，边干边学是经验的产品，只发生于解决问题的尝试中，由此它只发生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生产活动中。其次，重复大体相同问题的边干边学受递减收益约束。对任何既定的刺激，存在一个均衡反应型式，学习者趋于重复其行为，因此，为了取得递增的绩效，刺激必须不断增加而不是单纯重复。再次，经验具有递增的生产力。随着经验知识的积累，单位产品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这一结论源自飞机制造工程师怀特（Wright, T.）的经验研究。怀特发现，美国空军飞机生产中的劳动时数耗费是其以前生产的同一型号飞机总数的递减函数，更精确地说，生产既定型号的第 N 架战机的劳动需要量是其生产过飞机总数 N 的立方根，这一关系成为美国空军生产和成本计划中的基本关系。而且，在其他机器的生产中也存在类似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或“进步比率”（progress ratio）。阿罗以积累的总投资（积累的资本品的生产）为生产经验指数，每一新机器的生产及其使用能够变化生产环境，结果是，在不断的新刺激下，边干边学产生，而连续的边干边学使稳定的生产率的增长成为可能。假定技术变化完全体现于新资本品中，则在任一时刻，新资本品包含所有可获得的知识，但一旦其被建立起来，其生产性效率就不能被随后的边干边学改变。

在阿罗模式中，有两个基本假定：其一，边干边学或知识是投资的副产品，提高一个厂商的资本存量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相应增

^① Barro, R & Sala-I-Martin, X., Economic Growth, McGraw-Hill, Inc. 1995, p. 11.

加；其二，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这一假定意味着，每一厂商的技术变化是整个经济中的边干边学并进而是经济的总资本存量的函数。因此，任一给定厂商的生产力是全行业积累的总投资的递增函数，随着投资和生产的进行，新知识将被发现，并由此形成递增收益。

利维哈里 (Levhari, 1966) 在《边干边学的扩展含义》一文中，进一步区分了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差异的性质，并解出了显性的最大化的可维持消费的“黄金法则”(golden rule) 路径。因此，这一模式合称为阿罗—利维哈里模式。阿罗—利维哈里模式应用了较复杂的数学工具，谢辛斯基 (Sheshinski, 1967) 在《具有边干边学的最优积累》中，对阿罗模式结构进行了简化和扩展，提出了一个简化的阿罗模式，人们合称为阿罗—利维哈里—谢辛斯基模式。在阿罗—利维哈里—谢辛斯基模式中，尽管均衡增长率依赖学习效应的大小，但其均衡增长率的决定因素仍然是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如果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不为正数，就没有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因此，这一模式仍无法摆脱与新古典增长模式一样的“令人不愉快的结果”。尽管如此，阿罗—利维哈里—谢辛斯基模式因其在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的贡献，成为新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 (Romer, 1986)。

宇泽弘文 (Uzawa, 1965) 在《经济增长总量模式中的最优技术变化》一文中，运用两部门模式结构，描述了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能生产的最优增长模式。宇泽模式的重要贡献是为解释内生技术变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尝试，这种尝试后来成为卢卡斯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以及罗默内生技术变化模式的重要理论基础 (Romer, 1986; Lucas, 1988)。宇泽模式的基本思路是：技术变化源于专门生产思想的教育部门，假定社会配置一定的资源到教育部门，则会产生新知识（人力资本），而新知识会提高生产率并被其他部门零成本获取，进而提高生产部门的产出。因而，在宇泽模式中，无须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很遗憾，在宇泽模式中，人均产出的增长率最终取决于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仍无法避免与阿罗模式一

样的令人不愉快的结果。尽管这样，由于引进了教育部门，宇泽模式为技术变化提供了一个内生的解释，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1986 年舒尔茨 (Shultz, T) 提交给耶鲁经济增长中心第 25 届年会的论文《为实现收益递增进行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无疑是新增长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直接动因。在该文中，舒尔茨重新提出杨 1928 年的经典论文，并将它大大发挥了一通。他认为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到索罗增长模式都是误导，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忽略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性质及特点，二是忽略了企业家在处理这些不均衡性质时所作的贡献，结果经济分析完全封闭在收益递减的均衡状态之中，因而迟迟不能建立一个能够分析导致收益递增期间各种变化的增长理论。因此，舒尔茨强调经济增长应该源自专业化、劳动分工和递增收益，强调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递增收益的一个重要源泉，指出那些排除了这种人力资本的增长理论（它也排除了企业家对增长的贡献）是很不恰当的。舒尔茨拓展了斯密“制针厂的故事”，强调分工的好处主要在于加速知识积累方面，而不是在物质设备的使用方面，指出，由于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收益递增可以突破经济增长的任何限制，并且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可以允许竞争性均衡的存在。由此，舒尔茨建立了两个重要观点：其一，一般均衡分析可以并且应该用来研究包含人力资本和递增收益在内的经济增长；其二，专业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必定结伴而行。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罗默 (Romer, 1986)、卢卡斯 (Lucas, 1988) 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 的研究潮流。新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全力解决经济科学中一个重要且令人困惑的主题：增长的根本原因。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

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率可能随时间变化而单调递增。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率和资本收益率可以递增而不是递减。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水平不必趋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可能持续缓慢甚至无增长。尤为突出的是，在新增长理论中，赋予了技术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技术不再是外生的、人类无法控制的东西，它是人类出于自利而进行投资的产物。对技术的这一解释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政府不再无所作为，它可以通过支持教育、刺激资本积累、保护知识产权、补贴研究和开发、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等政策促进增长。

新增长理论为创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迅速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对全球经济增长，尤其对发展中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诚如卢卡斯（Lucas, 1988）所言：“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政府能否采取什么措施使其经济增长如同印尼、埃及一样快呢？如果能，应采取什么措施呢？如果不能，其根本原因何在呢？这些问题太引人入胜了，足令我们抛开其他问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机制或经济发展理论，以提供某种理论框架来考察经济现实，并判断什么能带来经济增长机会，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①

2 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

知识和技术进步缘何而来？这里我们讨论知识增长或者技术进步的四个来源：R&D、正规教育、边干边学和在职培训。参照约凡诺维可（Jovanovic, 1995）的思路，我们把它们分成三组模型进行讨论：具有规模效应的模型（models with scale effect）；混合模型（hybrid models）和技术采纳模型（adoption model）。

^① 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uly 1988.